

备受世人关注的《中国好声音》《中国梦之声》等电视歌唱类选秀节目,本赛季已鸣金收兵,各奖项也名归其主。但纵观获奖者的成色,明显较以往逊色不少。可以断言,没有了厚积薄发,这种趋势还将延续。

当年,湖南卫视首办《超级女声》时,也是万众瞩目,并推出一批有点特色的新人。但以后就虎头蛇尾,最终不了了之。

其实,这种现象也在情理之中。眼下,参加此类选秀节目的,大多数为各阶层的民众,其中虽然也不乏让人耳目一新的好声音,但最终取得较好成绩者,还是那些长期在歌厅、酒吧和娱乐场所摸爬滚打多年的职业歌手。因为,这些歌手毕竟有丰富的舞台经验、独特的演唱风格和自成一格的演绎,也确实给观众带来一股清新之风,让人眼前一亮。

其实,偌大的中国是不缺有歌唱天赋的,而真正缺失的,是发现、培养此类人才的机会和制度。



感悟米哈斯

潘修范

小镇米哈斯在西班牙地图上都没有标示,因为太小。但是,它不仅风光旖旎,更以别致风情吸引了我。

米哈斯位于地中海太阳海岸,一眼望去,山坡上小楼、平房错落有致,式样、构造几无雷同,同一的只是一概耀眼的白色,触目皆是,连翠绿树林、棕褐山岗、湛蓝海天都成了白色建筑的陪衬。

清晨,我在宾馆用餐,越过白色院墙,眺望东方,红日喷薄,光芒四射,将地中海波涛镶上道道金边。晨曦缕缕,小镇分外静谧。很奇怪,有一种静可以叫人透不过气,例如马德里郊外的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周遭的安静时时压抑着游人。有一种静却使人安宁,例如米哈斯,可让你的心随处安放。

小镇建筑无论高矮新旧,都是纯白的墙壁土红色的瓦。据说,安达卢西亚人因怕强盗抢劫,往往将房子建在易守难攻的山上。由于太阳海岸光照强烈,他们便将烧硬的粘土垒砌的墙壁用石灰水刷白以反射阳光,再把窗户开得很小,深凹进去,保持室内凉爽。几百年下来,这些白色小镇便成为西班牙南部的特色民居。米哈斯因兼有地中海风轻海蓝而尤具特色。

沿米哈斯高低起伏的街道漫步,逛一圈也就个小时,然而,它耐得住细细品味。

太阳渐起,街角的咖啡馆摆开了桌椅。除肤色各异的游客外,当地居民也信步出门。我四下打量,米哈斯虽也有别墅,但并不见奢华,更多是小小院落、散散民居。街上的食品店、服装店、皮具店门面都很狭窄,最吸引人的是巷口的瓷器店,店主把绚丽多彩的瓷罐挂在雪白墙上,摆在红花绿草间,阳光下,强烈的色彩注定要吸引游客的目光,使之脚步停驻。街心花园方寸地,收拾得花是花,草是草。看得出,不管穷富,当地人都热爱生活,在日常的细碎时光里充分享受着。虽然,地处南欧高原山地的西班牙没有中欧、西欧大片如茵绿草之美感,然而,每一处院落,每一条走廊,每一角天地都清扫得一尘不染,加上雪白的窗台上、墙壁上精心装饰的鲜花,那份安宁,那份舒适,无不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我看来,米哈斯甚至比某些名胜古迹或宏大建筑更让人动心。

随游人绕过圣母礼拜堂(简朴到仅在山壁上凿出一个洞穴供奉圣母像)和微型斗牛场(不仅让人吃惊其小,也让我感慨如此蕞尔小镇竟也建有斗牛场,可见西班牙人的至性至情),我拐上山径,米哈斯观景台就坐落在悬崖上。环顾四方,景色如画。俯瞰山下,一条公路穿过橄榄林蜿蜒而下。远方是地中海,海天一色。此刻无风无浪,海面若丝缎柔柔展开,游轮缓缓行驶其上。悬崖上架有高倍望远镜,据说天高云淡日可瞭望直布罗陀海峡,那可是五百年前西班牙人将摩尔人赶走的地方。

时光流逝。有人说:要离开白色小镇米哈斯,是需要狠下决心的。此刻,我的心愿只想再逗留一阵,哪怕呆坐片刻,吹吹海风养养眼。是的,我们是否跑得太快?走马观花,赶了此景追那景,唯恐落下。然而心灵呢?似乎少有安宁,没有着落。这也许是我在米哈斯感悟的一点生活真谛。

谢煜明
全是同样货色
(三字交通名词)
昨天谜面:招娣、来娣、盼娣、望娣……(上海名牌)
谜底:久久丫(注:丫,女儿,俗呼“丫头”)

电视歌唱类节目,恰好填补这一不足,给了广大歌唱爱好者,有了展现自己的机会。但问题是,即便是好声音,乍听有新鲜感,听久了,也会审美疲劳。因为好声音并不等同于好歌声,好声音若不经受过科学的训练,就达不到一定的深度和宽度,发展空间就

受限。况且,歌唱艺术还牵涉到音乐的感觉、理解,艺术的修养和合适的歌曲等诸多问题。

近些年来,随着选秀节目的越来越红火,再加上媒体导向有失偏颇,广大观众的审美情趣和价值取向发生了很大变化。可是,如果我们只要选秀类节目中的那些唱法,那么,我们国家花费巨资,去培养七所专业音乐学院和近百所高校的音乐系中无数师生学习研究民族、美声唱法,那岂不成了莫大的浪费和天大的笑话?唱美声和民族的歌者,能在

舞台上站住脚的,起码要有十年以上功力,其中的冒尖者,更是凤毛麟角。而电视选秀节目中的这些选手只要有独特的、好的嗓音,有些乐感,再能遇上合适的、好的歌曲,就能脱颖而出,甚至一夜成名。这两者间的难度,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但后者为人民

群众所喜闻乐见,也无可厚非。关键是使其能如何有持续性的、健康的发展,能够平衡与其他唱法之间的关系,共同发展,使所有的观众能各取所需。

我们的民族和美声唱法,没能得到应有的待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中国歌坛的悲哀。这里虽然有许多客观的原因,但其自身也存在很多问题。比如:民族唱法“千人一面”,演唱的作品又大又洋,不易传唱。而美声唱法的歌者,不肯放下身段,一味追求高难度的西洋

你在工作方面的成功,包括你的接任、继任、后任者的成功——这就需要你为他们提供成功的机遇、创造使后人成功的条件。记住,他们的成功也是你的成功。

亲友的关心、问候(这是绝大多数人的)与敌者的诬言、诅咒(这是极为极为个别的,碰到了也算三生有幸)同时接收,看你如何对待和消受。自然是自我快乐到家,自我保重到体(答谢问候与回敬诅咒的统一)。

单纯的生命延续,似乎只是一种岁月的叠加。如果有求新的理想相伴,有求知的欲望相随,有求真的益事相干,有求实的业绩相托,有求善的言行相留——那生命的延续才不仅仅是岁月的叠加,

在莫顶草原绿色的牧场上,牧人哈斯驾着云朵般的羊群游动,飘飘荡荡,一派诗情画意。

离哈斯不远时,看见他的羊群前头有一只羊,独自默默前行,规规矩矩。这只羊和所有的羊一模一样:白白的毛、黑黑的蹄子、短短的尾巴。它和那些羊一起吃草、喝水、随便大小便,共同跟着自由,玩着宽广的快感。就是这么简单。

走到跟前仔细看,发现这只羊与那些羊并不完全一样。它的脖子上挂着串铃,叮叮当当,这声音给自己听也给别的羊听,不过它的身上比别的羊多了一份小小的沉重。它只往前走很少回头,可那些羊可以东张西望,玩相互顶架、追逐。后头的每一只羊都认识它,而它却不一定认识后面的每一只羊。

哈斯告诉我:这只羊叫头羊。

头羊是领头的,算是头头。头头自然是时时走在前面,处处都带头了。草原上所有的羊群都有一只头羊。

阳光下,草丛中,哈斯讲起他的头羊。他的头羊训练有素,密切配合牧人,总是率先垂范。平日里,头羊会绕过沼泽或者毒草的地方,选择最好的水草,紧紧慢慢啃食,让一群羊吃个饱;过河时,头羊先试深浅,然后打头趟水,群羊横渡;不管遭遇暴雨还是狂雪,头羊会在牧人的指挥下,疯狂晃动串铃,冲锋在前,用铃声引领一群羊

作品,与人民群众的距离越来越远。若要打破这种不正常的窘境,这就需要我们的歌者改变歌唱的理念,把人民的需要挂在心上。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声乐艺术家蒋英随丈夫钱学森冲破重重阻挠,回到祖国的怀抱后,在北京举行了一场独唱音乐会。在音乐会上,蒋英用原文演唱了西欧诸国的十多首艺术歌曲和歌剧咏叹调。演毕后,周总理语重心长地对蒋英说:“您唱得很好听,但可惜,我一句也没有听懂。”周总理这番话,深深地触动了蒋英的灵魂。打那后,蒋英刻苦学习中国民歌和戏曲,并坚持用西洋的科学唱法来演绎中国作品,深受中国人民的喜爱。

歌唱为谁服务,这是一个方向性的问题,我们既不要妄自尊大,更不能过犹不及。只要我们能坚持百花齐放,把人民群众的需要当作最大、最重,那么中国歌坛的繁荣和发展,才会真正的到来。

而人生的自我价值在众生的世界里存在、显现和不断升华,且永葆原生、真纯和年轻态。

打铁还得自身硬——教人还得自身明,说人还得自身清,训人还得自身净,或是领导,或是头头,或是家长,或是……都一样。不然,你尽管有资格或资历可以说这说那,但如果你的资本(本质、素质)欠缺,你的资历(记住不仅仅是资历)欠缺,通常还是不能很好地使部下、儿孙们所服气,包括服教、服说、服育等等。制度不执行,比死还坏。不仅制度名存实死,现实和鲜活的制约如同僵尸,还在好坏无所适从,使坏可以随心所欲,死坏无所制止。

总觉得持螯对酒是人生的一大乐事。那煮熟的螃蟹壳体通红,色相诱人,蘸以醋和姜末,更是香气四溢。斟上一杯黄酒,边吃边喝,既能满足口腹之欲,也是一种精神享受。不妨独酌,亦可邀上三五知己共饮闲聊,不免其乐融融。

眼下是螃蟹上市季节,从路边摊贩、农贸市场、超市到专卖店,都可见到它的踪迹。不是唯有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才能让人食指大动,但几个头肥壮的一般螃蟹同样能大快朵颐。

小时候,吃螃蟹的机会不多,螃蟹对我们来说是一种稀罕之物。至今仍会想起当乡下亲戚带来螃蟹,全家围坐在一起吃蟹时的兴奋情景。杯盘残剩之后,常有一个小小的余兴节目,将镂空的蟹壳掰开,左边的一半放在右边,右边的一半放在左边,贴在墙上成了一个美丽的蝴蝶。

对于漫不经心的人来讲,浮萍也许是植物界不屑一提的东西,甚至有人讨厌它们,因为它们繁殖太迅猛,往往弄得人应对不暇。

萍,平字加上草字头和水字旁,平水浮生之草本也。古人曰浮萍倒是十分上心的,杜甫诗曰:“相看万里客,同是一浮萍。”曹丕《秋胡行》云:“泛泛绿池,中有浮萍;寄身流波,随风靡倾。”“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王勃《滕王阁序》)。浮萍成了文人笔下“浪迹天涯,行踪无定”的孤寂人生的借代词,“萍”字也就常在文学作品中露脸。

浮萍生长在池塘、水沼或湖泊等静止水体中,世界各国均有分布。通常有青萍和紫背浮萍之分,由一片或数片“小叶”组成,这些小叶其实是叶状枝,所以通称“叶状体”。叶状体有气囊,故能漂浮半浮在水面上。从叶状体往水中垂生一细根,由此根吸收养分。紫背浮萍的上面呈绿色,下面为紫红色,通常三四片相连,从中间垂下数枚须根。

自古以来,浮萍常作为鱼类、禽类的“绿色饲料”,也被当作绿



开普敦。一个四川小伙子驾车失控。他重伤,车载的两个同学一死一伤。死去的女孩是其家庭也是家族同辈中唯一的女孩,备受宠爱。

小伙子父母获讯慌了手脚,担心儿子,担心官司,筹钱,咨询……他们见过、听过许多类似事故,有肇事方被痛殴致残的,有弄得倾家荡产的……

飞机上,他们设想了无数种可怕的局面,不寒而栗。他们该如何去面对?

登门道歉途中,他们几近崩溃。黯然神伤的女孩父亲已守候在门口。看到他们惊恐的神情,他开口说话,他们简直怀疑是听错了:“不必太自责,这只是一个意外。”踏进客厅,女孩母亲流着泪把小伙子母亲紧紧拥抱了十分钟,弱弱地说:“你们能来,我得到了很大的安慰。”

不起诉,不要赔偿,因为,这只是一个意外!出了门,他们商量,要不要乘对方反悔之前带着孩子逃离?事后,他们为自己的猥琐羞愧不已。不加虚构的情节或许俗套,双方习惯成自然的思维模式及其成因,太需要我们深思。

自古以来,螃蟹便是一种雅俗共赏的食品。年岁稍丰时节,从饕餮之徒、文人学士到田夫稚童都喜欢吃螃蟹,尤其是跟文人学士结下了不解之缘。螃蟹因而获得无肠公子、横行将军、内黄侯等雅号,有诸多诗文吟咏和《蟹志》《蟹谱》一类的专著介绍。

“蟹肥菊瘦新霜后,黄花宜诗蟹宜酒。”“愿岁岁、左提壶,右把霜螯。”“一手持蟹,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表达的是对蟹味的青睐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宇宙人生的体悟和对自然慷慨赠予的感激之情。

《红楼梦》描写贾府食蟹饮酒作诗的热闹场景中,其中有林黛玉赞叹螃蟹的两句诗句“蟹封嫩玉双双满,壳凸红脂块块香”,成了一时传颂的佳话。

我喜欢食蟹,常在持螯对酒中感受人生乐趣。

石碑,碑上用古梵文刻着一首诗,始初无人识得,后被林灵素(北宋道士,曾以方术得宠于徽宗)破译,原来是一首专治中风的药方歌《去风丹》——将紫背浮萍晒干碾成碎末,掺蜜制成丸粒。据《本草纲目》记载:“五月五日,取浮萍阴干烧烟,可驱蚊蝇也。”

近几年来,“世界生长最快的植物”浮萍颇受科学家们的关注,原因是玉米一直被视为“生物汽油”的重要原料,然而种植玉米要占用很多土地,经常施肥也会导致地下水污染。经有关专家的悉心研究,确认浮萍是玉米的最佳代用品。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少量的浮萍于20天内可长成上吨的生物量(可用于生产生物能源的有机燃料),而且较少占用生产粮食的土地,在同样收成的情况下,浮萍所需的生长面积只占玉米的20%。“不在山间不在岸……泛泛青青漂水面”,爆炸性生长的浮萍显然是生产生物汽油的新兴生态原料。

